

高僧傳初集

卷八之十一



冊三

高僧傳初集卷第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五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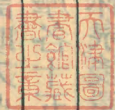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曇諦

一

槐三

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眾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迺悟而泣曰。卽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





吳興入故章岷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宋壽春石礪寺釋僧導

僧因

僧音

僧威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靡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爲法師。作都講。叡曰。君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僧導

二

槐三

方當爲萬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迺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旣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眾典。博採真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蕩清關內。旣素籍導名。迺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公盪一。九有鳴鸞。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旵旵旵東歸。畱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畱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爲西虜。勃勃赫連。

所逼。出自關南。中塗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過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羣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於草。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卽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於京師中興寺。鑿鑿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僧導

三

槐三

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卽勅於瓦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溟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羣生。以火宅爲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慚惶者哉。因潛然泣淚。四眾爲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欄。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



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準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宋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周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汪爲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羣盜推索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於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道汪

四

槐三

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卽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卽勅令迎接。爲中興寺主。汪乃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孝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迴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靜。何以虧

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耶。先是  
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  
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卽崖鑿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  
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爲僧主。助眾清謹。  
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顧命令閻維之。  
劉思考爲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  
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  
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  
其爲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  
道閻。並戒德高明。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閻學兼內  
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爲戒師云。

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  
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進業解兼內外。  
偏善涅槃。初住冶城寺。顏延之何尙之。並欽慕風德。  
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  
州。攜與同行。因棲於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  
剡之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磐遊。並以弘法爲務。  
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  
著文翰集爲十卷。



宋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往諫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宋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眾。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眾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爲宋孝

武所器敬。隆亦善眾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苦卽瘳。

宋丹陽釋梵敏

僧倫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爲張暢所重。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道亮

釋梵敏

七

槐三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

僧虔

慧定

僧嵩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沔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溫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極枯誘人。卽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爲都邑僧主。路昭皇



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於時寺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眾迺悟其神人溫時既爲僧主迺列言秣陵曰皇太后睿鑒沖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矜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迺創思鎔斲描寫神華摸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觀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預於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眾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愧徧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賁幽應攸闡紫山可覲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况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剋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卽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

聞詔仍改禪房爲天安寺。以捨厥瑞焉。溫後累常請  
任稟味之寶。填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  
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語曰。帝主傾財。溫公率則。上  
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  
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  
爲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  
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  
爛焉。

宋京師莊嚴寺釋曇斌

曇濟

曇宗

曇對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禪爲師。始住江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曇斌

九

槐三

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  
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  
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餐聽少  
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  
興小山法瑤。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  
雜心。旣徧歷眾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  
融冶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  
名賓負袞皆至。及孝建之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  
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  
之徒。苦相讎校。斌旣辭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



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爲屈粲迺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覲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爲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宋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釋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爲東阿靜公弟子少有清譽

時人呼靜爲大師亮爲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慧亮

槐三

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畱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人勅亮與斌遞爲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宋下定林寺釋僧鏡

曇隆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柏廬於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

山寺。後入關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甚。風素勸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聽眾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嘯。嗟亡後。運乃誄焉。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僧鏡

十一

槐三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瑾

曇度

玄運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爲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植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冷城寺。宋孝武勅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時人讒斌。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勅瑾使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



冬夏四賜。并車與吏力。凡諸外鎮。皆勅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棲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胷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爲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乖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於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僧瑾

十二 槐三

宋京師興皇寺釋道猛 道堅 慧鸞 慧敷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囑。風化。後停

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於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於建陽門外。勅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曰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袞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舉各一乘。乘輦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惠鸞。惠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

宋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曇機

道憑

釋超進。本姓顓。瑣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探。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



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顛守在會稽。藉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於稽邑。遠紹法化。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畱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爲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於房。以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徧。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

長安人。值關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於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蒼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宋吳興小山釋法瑤

曇瑤

瑤

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景平中。來遊兗豫。貫極眾經。傍通異部。後聽東阿靜公講。眾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事。未嘗出門。居於武康。每歲開講。三吳

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勅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鑿興降蹕。百辟陪筵。瑤年雖棲暮。而蔬苦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又工草隸。爲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宋京師新安寺釋道猷

道慈

慧整

覺世

釋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闡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法瑤

釋道猷

十五

槐三

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卽勅臨川郡。發遣出京。旣至。卽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旣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爲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行於世。時有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



論爲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宋京師台城寺釋慧通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雋氣虛玄。止於台城寺。每塵尾一振。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禮。孝武帝厚加寵秩。勅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爲友。袁粲著遺顏論。示通。難詰。往反著文於世。又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并駿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爻象記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三矣。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慧通

十六

槐三

齊僧。齊僞魏濟州釋僧淵

慧記

道登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住山。給爲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爲魏主元宏所重。馳名僞國。淵以僞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卽齊建元三年也。

齊僞魏釋曇度

大品文野樂韻錄立不空假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眾典。涅槃法華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腳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僞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僞太和十三年卒於僞國。卽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玄越

僧達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僧淵

釋曇度

十七

魏三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爲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微。詮牒有次。眾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頌。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



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怡其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不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塵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塵尾內棺中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銘時莊嚴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眾經兼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號曰白頭達亦博解眾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鍾

曇識僧最

曇邁敏達

僧寶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道慧

釋僧鍾

十八

槐三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奇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論導往聽之乃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槃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於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於寺內帝以鍾有德聲勅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月影小晚鍾不食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餐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時人以爲名答爾後盤桓講說稟聽成羣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

名比德者。曇讖。曇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論。悉爲文宣所敬。迭興講席矣。三衣。願習。思立。王義。齊京師天保寺釋道盛。盛。曾。精。究。微。顯。於。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周易。始往湘州。宋明承風。勅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遂敬以師禮。迺著述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勅代曇度爲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沈文季故於天保寺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旣理有所長。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齊京師湘宮寺釋弘充

法鮮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爲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旣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大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爲綱領。於是移居焉。於時湘宮又有法鮮比丘。亦聰哲。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



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齊高昌郡釋智林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爲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表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羣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勅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服成羣。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旣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恆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智林

釋智林

二十三

槐三

爲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徧。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眾。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矍然不覺興臥。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旣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

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適爲之發病。旣病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旣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眾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巨障。往之懇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齋。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亦牽故入山取敘。深企付之。願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法常

智興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僞魏。爲大尙書。第二兄法愛。亦爲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爲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鬪達。倜儻殊羣。路見貧寒。輒脫衣爲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綱



總末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爲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迺勅下都使頓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尙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沒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勅爲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卽位。勅爲西陽王子尙友。辭疾不堪。久之。

高僧傳初集卷八

釋法瑗

二三

槐三

獲免。因廬於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綱維寺網。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講說。常迺尤能劇談。爲時匠所憚。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

高僧傳初集卷第八

音釋

彤 以中切 旃旃 旃子盈切與旌同旃步味切 踴 壁吉切 潛 所班切

也 閭語巾切 虬 渠幽切 桎 桎之口切 古沃 禕于非切

豐 許覲切 賑 章刃切 番 番鋪官切 禺 禺地名 嬰 厥縛切

貌顧

高僧傳初集卷八

三三

槐三



高僧傳初集卷第八  
音釋  
豐  
賑  
番  
禺  
嬰





已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遷憩荊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適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子法期。見神入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

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傅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棲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澗。亘列五峰。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篲。前冬至此。訪承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眇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



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讚一篇，以露愚抱讚曰：峩峩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字，兆祚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卽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王嶷，作鎮荆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主遙心敬慕，迺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啟，自江陵旋於京師，文惠太子文遣徵，迎旣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

疾，帶恙至京，傾眾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卽窆於鍾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

道憑

法令

慧恭

釋僧遠，姓皇，渤海重舍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

孫秦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世藉遠風素延止眾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畱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聞里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戶侶病者數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畱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斂死撫生恩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允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以

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邊自龍裔宗旨緬逸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徧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寶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容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



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徹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祚。請遠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雲之士。莫不策蹕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默。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棲玄寺是先王經始。旣寺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慙。勸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牀。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閣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臥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屑焉。至於寢疾。文惠文宣並伏膺師禮。數往參候。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於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也。

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卽旣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眾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奇刻石銘德矣卽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齊荊州竹林寺釋僧慧

曇順

慧敞

僧勰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苗裔先人

高僧傳初集卷九

釋僧慧

六

槐四

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强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乎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勅爲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敞



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主。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  
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齊上定林寺釋僧柔

弘稱

僧拔

慧熙

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  
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藜藿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  
無改。後出家爲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  
經論。聲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  
方等眾經。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過弱  
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  
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山靈鷲寺。

高僧傳初集卷九

釋僧柔

七

槐四

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彩旗素甲。滿山而出。  
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  
柔至。旣而掃飾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  
林。齊太祖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  
傍求義士。以柔耆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王。再  
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於定林寺。躬爲元匠。四遠欽  
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入室。柔秉德居宗。當  
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每至懸輪。西次輒頓容合掌。  
至臨亡之日。體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  
席於地。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

十有四卽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山棲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爲立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真正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品書齊山陰法華山釋慧基

僧行緩慧旭惠永惠深

道敏法洪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俊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爲啟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愜卽勅於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輿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旣棲志法門

高僧傳初集卷九

釋慧基

八

槐四

厲行精苦學兼昏曉解洞羣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讚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江東不須久畱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眾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般若勝鬘等經皆思探玄蹟鑒徹幽凝提章比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旣德居物宗道王京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攜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羸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塘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山陰法華寺尙學之



徒追蹤問道。於是徧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飾。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爲和尚。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白象之形。卽於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顒莅剡。請基講說。顒旣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禮。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慰勲。訪以法

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旣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勅爲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眾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於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坐。問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尚。後數日而亡。因窆於法華山南。特進廬江何胤爲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遺德。基弟子僧行慧

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  
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承風姿  
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刃眾經時常講說永後次沙門  
慧深亦甚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  
後次沙門曇興亦沈審有氣局

齊京師謝寺釋慧次僧寶 僧智 僧猛 法珍 法實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為志欽弟子後遇徐州

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

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

志學無勸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

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等

大明中出都止於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

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

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師

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

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

僧響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為時論所宗

齊京師何園寺釋慧隆智誕 僧辯 僧賢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然自悟

道慧法度

高僧傳初集卷九釋慧次十一 槐四



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眾典。宋  
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  
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  
裘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  
諸義盤滯之處。隆更顯法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  
法斷結義等。汝南周暉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  
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  
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  
何園寺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  
可稱。

高僧傳初集卷九

釋慧隆

十一

槐四

齊京師太昌寺釋僧宗

曇準  
慧命

法身  
法仙

法眞  
法最

僧敬

道文

僧賢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亂。其先四世祖  
移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諮承慧業。晚又受道  
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  
聽者將近千人。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  
越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爲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  
之論。文惠太子將欲罪擯。徙逐。通夢有感。於是改意  
歸焉。魏主元宏遙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世祖  
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

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準。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準乃別更講說。多爲北土所師。準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眞。並爲當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中興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云。

齊京師中寺釋法安

慧光  
慧裕

敬道  
道宗

光贊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爲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

高僧傳初集卷九

釋僧宗

釋法安

十二

槐四

屈召名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法安僧拔。慧熙。永卽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二。能誦書詠詩。時人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攜共同行。後南適番禺。正值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肩劉繪。劉瓛等。並稟服文義。共爲



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爲學者所慕。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沈審。安苦務學。初遊

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旣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默。招僧大集。請印爲法匠。聽者七

高僧傳初集卷九

釋僧印

十三

槐四

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歎慶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恕安忍。喜愠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厝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涉眾典。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齊琅邪嶠山釋法度

法紹

僧朗

惠開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眾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於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嶠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

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斬尙度前之尙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棲託或非眞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尙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斬尙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尙又來。同眾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嶠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尙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琉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卽聞。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同下。止於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徧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



遼東人爲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勅諸義士受業於山。時有彭城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儁發。善爲談論。出京止禪岡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

梁京師冶城寺釋智秀

僧若

僧瑯

道乘

釋智秀。本姓裘。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爲求婚。將剋娶日。秀乃間行避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愈堅。稟訪眾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

高僧傳初集卷九

釋智秀

十五

槐四

尤善大小涅槃淨名般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接駕。負裘肩隨。爲人神采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於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填闔。士庶含酸。榮哀以備。時冶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時令聞。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法華。工草隸。後爲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梁荊州釋慧球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爲冠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爲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

入湘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諮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方還荆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羣。荆楚之間。終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耆球之力也。中興元年。勅爲荆土僧主。訓勸之功。有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梁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法欣僧護

智敏僧韶

法罔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眾經。講說爲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爲羣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脇。天監中。卒於靈曜寺。春秋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敏。法罔。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敏並善經論。法罔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梁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釋智順。本姓徐。瑯琊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故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績。及受具戒。秉禁無疵。陶練眾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眾。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微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



深禮異爲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畱盜宿於房內。明旦遣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於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爲人虛靜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失厝。故士庶瞻禮。當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於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煑。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乃窆於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於世。

梁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道明

僧成

僧寶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冑族。晉亂。避地於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

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頗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眾經。盛於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華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土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



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沈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

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者年愈篤。覲齒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勅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畱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於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

郡周與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刻於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匠寶又善三玄爲貴遊所重

至正梁上定林寺釋法通

智進

良兩風士皆時白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碧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穎聰悟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密年未登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集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

高僧傳初集卷九

釋法通

二十一

槐四

履道惟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永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果尋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止可至九月二十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云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牀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



乃密向同意慧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還臥。叉手當胷。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於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並爲製文。刻於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彌智進。本闍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嘗頭陀至山東。宿於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無擾跪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匹。衛其左右。

梁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慤實。言無華綺。而學

高僧傳初集卷九 釋慧集

二三

槐四

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招提寺。復徧歷眾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犍度等。以相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並爲披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表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年。還至烏程。遭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

梁剡法華臺釋曇斐

法藏明慶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老莊

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備窮經誥之旨。居於鄉  
邑法華臺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所  
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  
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時。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  
廬江何胤。皆遠挹徽猷。招延講說。吳國張融。汝南周  
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於  
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  
譽江東。被勅爲十城僧主。符旨適行。未拜。便化。厥土  
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  
素見稱。喜放救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

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  
本師事炎公。又弘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  
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  
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  
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默於雙  
樹。將知理致澗寂。故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  
蠢蠢之徒。非教孰啟。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  
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  
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獲已而  
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



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闐。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受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

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閻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人。遠公旣限以虎溪。安師反更同輦。與夫高尚之道。如有忒焉。然而言默動靜所適。唯時。四翁赴漢用之。則行也。三閭辭楚。舍之則藏也。經云。若欲建立正法。則聽親近國王及持仗者。安雖一時同輦。迺爲百民致諫。故能終感應真。開玄顯報。其後荆陝著名。則以翼遇爲言初。廬山清素。則以持永爲上首。融恆影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領宗建業。曇度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惠基。乃摛浙東之盛。雖復人世迭隆。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

興歲將五百功效之美良足羨焉贊曰

遺風眇漫 結浪迢迢 匪伊粹哲 孰振將頽

潛安比曜 遠叡聯瓊 鐮斧曲戾 彈沐斜埃

素絲既染 永變方來

高僧傳初集卷第九

音釋

疹 丑刃切 病也 眇 補永切 明也 颯 胡頰切 颯切 苙 力至切 臨也 璫 語蹇切 又音完

嘲謔 嘲陟交切 謔也 嶧 書涉切 嶧山名 踵 之隴切 足跟也 填闔 闔切 闔名

結切填闔 緄 古本切 縣名 邯鄲 邯胡安切 鄲都邑 覲 覲地名

五奚切 老人齒 鐮 音鑠 廣斧也 儔 祖峻切 與俊同

高僧傳初集卷九

高僧傳初集卷九 音釋 疹 眇 颯 苙 璫 嘲謔 嶧 踵 填闔 緄 邯鄲 覲 五奚切 老人齒 鐮 儔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 晉曰天界山晉寧國司馬敦育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

道進

晉鄴中竺佛圖澄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聞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闕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

高僧傳初集卷十一

竺佛圖澄

一

槐五

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務。沙門遇害者甚眾。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卽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

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卽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矐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恆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癘疾世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且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漚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勸龍勒



字世龍謂澄嘲己。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墮壘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旣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令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眾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且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勒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

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勒乃畱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

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眾。眾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



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鈴獨鳴。澄謂眾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於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尙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尙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尙。眾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

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尙。比且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尙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卽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

復出。未愈此病。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尙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

唱云。眾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石虎兒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羣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誡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癩爛。虎不解此語。卽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



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且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人命盡。當受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尙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靜。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悒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

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三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卽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旣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眾。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僞。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



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  
內饗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  
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  
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  
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  
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  
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  
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  
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事佛  
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

生竈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  
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  
恆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  
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  
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  
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  
至虎與其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  
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  
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於壤邊  
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巳之懿裔苗葉繁其來

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積。久遊閩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淺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畱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節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三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數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卽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



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於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愆，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尙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彗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鎖穿宣領，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輾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罷別

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尙有疾。迺忽爾告終。卽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土庶悲慟。哀號奔赴。



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寔於臨漳西紫陌。卽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再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

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爲祟。迺募覓虎屍。於東明

館掘得之。屍殭不毀。僞乃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况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苻堅征鄴。僞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旣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橙。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 晉羅浮山單道開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

高僧傳初集卷十 單道開

十四

槐五

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啟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祿祠中。後徙臨漳。照



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菅爲禪室如十斛籬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於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來迺遙心敬悒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讚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餐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迺爲讚曰物儁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屍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

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否其人或走八人

晉常山竺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尙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旣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癘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

高僧傳初集卷一 竺佛調

一六

槐五

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恆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臥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尙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眞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眾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誦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尙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去。八人



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眾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爲一謬矣。更酌支焄所撰晉書。中來竺佛調者。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恆。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於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旣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於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眾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目。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

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腳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水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卽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卽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疏榮茂。尙方暑中有一人病瘕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卽有臭氣燻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泥於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旣得道之僧。願畱一言以爲永誡。域曰。可普會眾人也。眾旣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主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旣發。諸道人送



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卽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旣還西域。不知所終。

### 晉洛陽磬鵝山健陀勒

健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眾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眾僧曰。洛東南有磬鵝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墟猶存。可共修立。眾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卽寺基也。卽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眾咸驚歎。

高僧傳初集卷十 健陀勒

十九

槐五

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燃燈。以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恆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 晉洛陽婁至山訶羅竭

訶羅竭者本憍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洽。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

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旣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躡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旣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闡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襄陽竺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

高僧傳初集卷十

訶羅竭

竺法慧

二十

槐五

請。每乞食。輒齋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腳。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腳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雅。恭鎮襄陽。旣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



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眾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晉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恆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

高僧傳初集卷一 安慧則

二三

槐五

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齋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於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

音釋

慧

徐醉切。字蒲沒。

古暮切。

枋

敷房切。枋。

七

豔切。達。

疴

久病也。

灑

城

水也。垢。

裂

也。木爲。

鵠

鵠。免切。

名

穴

居前切。

敦

胡敏切。

領

胡感切。

名

窳

盜也。

敦

法效也。

領

口下也。

名

窳

盜也。

敦

法效也。

領

口下也。

俱結切  
 噬也  
 崇雖遂切  
 踰徒合切  
 綌丑林切  
 搦尼角切  
 蕘  
 田黎切  
 木腹病也  
 癥里切  
 迄吾靳切  
 鳥赤脂切  
 鵒山名  
 亦  
 更生也  
 址  
 也  
 切  
 音  
 秘  
 踐女展切  
 也

高僧傳初集卷十

三

槐五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晉長安涉公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苻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祕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減膳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高僧傳初集卷十一 涉公

一

槐六

晉西平釋曇霍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僭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般若眼。奉之可

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恆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眾。鹿孤有弟儻。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

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旣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儻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晉上虞龍山史宗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恆。常在廣陵白土埭。凭



埭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棲憇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二十四匹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齋一杖一箱自隨嘗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守鵝鴨小兒形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

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詩道人爲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許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嘗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臥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恆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

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羣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宋京師杯度

僧佉吒

張奴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於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縑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



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  
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  
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  
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入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  
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眾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  
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  
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於時有一豎子窺其  
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  
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  
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

辛鱸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  
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  
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  
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卽  
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暝不反合境間有異香  
疑之爲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  
臥之而死頭前腳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  
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  
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鞞履旣至彭城遇有白衣  
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

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卽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顯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十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旣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吒同房。冥於窗隙中。見吒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



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佻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佻吒曰。吾東見蔡狹。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長麗傅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佻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惑滋損益。使欲塵神。橫

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  
度卽畱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  
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薑爲異乃語陳云刀  
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  
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  
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  
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  
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  
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  
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  
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  
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  
不能得見因其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  
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  
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  
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否答言  
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  
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  
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  
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



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卽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冷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柁。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爲黃門侍郎。在癩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諸妻。胡母氏病眾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

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卽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畱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卽爲營齋。并迎屍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卽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卽起禮拜。度語眾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慙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宋僞魏長安釋曇始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齋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



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徧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旣已知因果但常奉事白足阿練胡徧訪眾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旣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旣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於檻燾令以始餒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卽

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警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翦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於今。始後不知所終。

宋高昌釋法朗

智整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爲設食。進卽爲設食。唯聞

高僧傳初集卷十一

釋法朗

十一

槐六

七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卽以爲颯。朗云。眾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纒者。就進取衣。進卽與之。訪常執纒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涌泉。直上於天。眾歎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宋岷山通雲寺邵碩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爲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諱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眾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

高僧傳初集卷十一 邵碩

十三

槐六

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以清醺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噉噉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腳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腳著履漫語云

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腳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商人許至請東吳安

宋江陵琵琶寺釋惠安

僧覽

法衛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爲奴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其輕之時爲沙彌眾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恆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

高僧傳初集卷十一

釋慧安

十四

槐六

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卽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岵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卽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



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

法楷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奂王肅並其師焉匱爲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爲依止營護甚多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梅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臥奄然而卒屍甚香輒手屈二指眾咸悟其得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爲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爲營理殮葬百姓雲赴瞻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齊荊州釋僧惠

慧遠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岵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讖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

亡。惠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眾人誠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高僧傳初集卷十一

釋僧惠

十六

槐六

齊壽春釋慧通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恆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問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



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畱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牆邊臥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其語。久之乃失。

高僧傳初集卷十一

釋慧通

十七

槐六

梁京師釋保誌

道香

僧朗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眾。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罌。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旣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

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旣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眾出。旣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閤吏啟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巖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祖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人爲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詣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畱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恢嘗



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旣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卽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啟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啟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

事誌甚篤。誌嘗爲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輿。形貌熙悅。臨亡。自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卽啟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有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於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卽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兇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竇羯亂交。淵曜纂虐於前。勒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祕呪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



調者域涉公杯度等。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後空榔。靈迹怪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爲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爲羽化雲翔。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寶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令潛鱗得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保誌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污。其體塵雖同而

高僧傳初集卷十一

三

槐六

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誇衍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爲異乎。讚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扈化。假見威權。澄照襄土。開導淄川。惠茲兩葉。綏彼四邊。如不繫賴。民命何全。

高僧傳初集卷第十一

音釋

彤音融倬奴篤切埭徒資切紩在各切圖滑沿切與韉許戈切有彊死於計切去吒吒法王伽切狔徒昆切遒滑





